

□徐可顺

济南南部山区的梯子山，海拔近千米。梯子山是锦绣川的发源地，一路上又拾拐一些细流，流入玉符山与卧虎山间的卧虎山水库。水流文化生，1970年在水库边上北草沟，出土了两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。

锦阳川源于柳埠长城岭下面的窝铺峪，沿途又吸纳周围诸山之水，也汇流到卧虎山水库。巧合的是，1963年在此发现一处大汶口文化中期墓葬，出土了一些陶壶、穿孔石斧等器物。

锦阳川的源头，在长城岭北侧高而乡核桃园，最终也流入卧虎山水库。

三川入库会师，经玉符山流出，形成玉符河。玉符河，古时玉水，是古济水的支流。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：“济水又东北，右会玉水，水导源太山朗公谷……其水西北流，迳玉符山……又西北迳猎山东。又西北枕祝阿故城东，野井亭西。”猎山就是现今的腊山。祝阿故城，就是今天的古城村，村东尚存古祝阿城夯土城墙的残迹。

玉符河下游的田家庄——北辛文化遗址——作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，出土了一件商代陶器，是济南地区发现最早的古文化遗址。

北辛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前身，而大汶口文化又是龙山文化的前身。从田家庄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、蚌器等多种生产工具可以推断，北辛文化时期的农业，或已脱离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模式，成为较先进的锄耕农业，这就促成了人类定居生活的出现。如果把田家庄遗址出土的遗物按时间顺序排列，先是65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，再是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，再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文化，这一代，文化、文明发展脉络清晰可见。

北辛文化最早发现于滕县（今滕州市）北辛遗址，这也是命名的由来，距今约7300年至6200年，是山东地区继后李文化之后的又一史前文化。由于田家庄北辛文化遗址的出土，济南地区有据可考的文明史就上推到了距今6500年前：上古时期，玉符河两岸的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逐水而居、生活与繁衍，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以渔猎为生，用简单的工具捕捞鱼虾，用自制的石斧、石铲和骨器，开辟出一片片农田。劳作之余，他们就坐河观天，谈笑说唱，一些天体知识、物候气象等在先民中逐渐形成共识……

折西北而行，至睦里庄，是玉符河的终点，小清河的起点。这儿是一大片低洼湿地，水系庞大广博。玉符河水、黄河渗水、雨天积水等，在这里融为一体，穿越睦里闸，一泻成为小清河。

现在又有新的考证，小清河上游的最早源头是槐荫区席家庄村的三个大湾：渔家湾、大庙湾、北沟崖湾。相传，渔家湾周边河湾每逢冬季皆冰封，而此湾却因住着两条大鲤鱼，成为了“不冻

玉符河寻源

[城市地理]

一条玉符河，淌过济南千年烟火，藏着半部齐鲁人文密码。那些散落在河畔的碎片，拼凑出令人动容的文明图景。

今日当我们站在睦里闸桥头，看两河交汇，水光接天，恍若时光在此折叠：春秋的月、汉唐的风、明清的雨，酿成了济南人碗中的泉水，在寻常巷陌里继续生长。玉符河的故事，是水土写就的家书，每个波纹里，都住着济南的血脉与体温。



湾”。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黄河决口，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咸丰帝于次年携众臣南下至省府（今历城）途经此地（官道海子），目睹百姓疾苦，百感交集，一时间泪流满面。当夜，渔家湾上空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一道黄光自东向西化作黄龙飞入黄河，一道青光自西向东化作青龙飞入小清河。这年冬天，渔家湾河面冰封，此后方圆百里风调雨顺，再未受灾。百姓深念咸丰体察民情，感动上苍，便将此湾称作“双龙湾”，这一美丽传说也为小清河注入神采一笔。

老一辈人说，光绪年间，睦里闸建于玉符河东岸，清明落闸、霜降提闸，掌控玉符河水顺利流入小清河，保障济南西部的水利灌溉和防洪安全。

站在睦里河桥体上，望着两河交汇的景象，感慨万千。一位年长的村民告诉我，在古代，睦里庄是一个重要的渡口，南北商旅往来频繁。百姓们以捕鱼、摆渡为生，生活虽不富裕，却也安宁祥和。玉符河沿岸还流传着玉符河龙王之说。玉符河龙王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，掌管着河水涨落。有一年，济南西部遭遇大旱，玉符河几乎干涸，百姓们面临着生存危机。龙王得知，违反天规，化作一位白发老者，来到田间地头，询问百姓们的困难。百姓见这位老者和蔼可亲，纷纷以实相告。老者听后，点点头，说：“我会想办法帮助你们的。”当天晚上，龙王在河底召集所有水族，命令他们降雨。龙王也亲自驾云降雨，一场及时雨降临济南西部，玉符河水重新欢腾起来，沿河庄稼也滋润了。然而，因龙王的行为触犯天庭，被贬入凡间，变成一块石头，留在玉符河畔。从此，龙王石成为玉符河畔的一道风景。可惜的是，不知是岁月侵袭，还是风霜凋零，龙王石如今不再现身。

梳理这些文字的时候得知，济南地区在几亿年前曾经是一片大海，也曾经有过干燥气候的历史，因为这儿先后发现过远古时期海洋动物化石——菊石，出土过鸵鸟蛋化石，而鸵鸟一般生活在干旱地带。

“沧海桑田”，弹指挥间。就在这片土地上，海水落众山出，沟壑成川，多川成河，先民逐河，生活繁衍，北辛文化诞生；西周分封建国，河对岸祝阿集聚成城，春秋时期，齐晋鞍之战在峨眉山一线空旷地带打响……“北辛、商周、古城、野井”，足见这一带的生活生产、政务外交等文明多么久远。至于龙山文化，则在北辛文化之后2500年左右，“先有平陵城，后有济南府”之说（平陵城是汉代济南郡、济南国的治所。济南府设立是在西晋永嘉年间，当时济南郡治由平陵城迁至历城）又是在龙山文化之后……

“东有张马屯，西有田家庄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玉符河，就是济南这一地区先民们的母亲河，远古的济南西部最先该是从这儿走起。

【齐风鲁韵】

此夜星辉，竟成绝响

——杜甫第二次齐鲁行

□张有义

公元744年的春天，大唐诗坛发生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遇。李白，彼时已四十三岁，此前被唐玄宗赐金放还，得到一笔丰厚的遣散费，却也因此对仕途心灰意冷。他毅然离开长安，一路向东，来到洛阳散心解闷。此时，三十多岁的杜甫同样身处洛阳，科举考试再度落第的他，眼神中满是迷茫。他或许正为下一次考试精心筹备，又或许在四处投诗拜谒贵人，心情极为低落。

就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刻，这两位日后名震诗坛的巨擘在洛阳相逢。诚如闻一多先生妙评，大唐诗歌的双子星座相遇，恰似太阳与月亮的交会，注定会在历史的天空中碰撞出璀璨的光芒。彼时，两人在地位、名气与年龄上差距悬殊。李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，声名远扬；杜甫不过是一个寂寂无名、四处求职的普通士子。然而，这般差距并未阻碍他们相谈甚欢，惺惺相惜。他们结伴同行，一同前往王屋山寻访华盖君，可惜抵达时，华盖君早已仙逝。为此，杜甫感慨万千，挥笔写下“昔谒华盖君，深求洞宫脚。玉棺已上天，白日亦寂寞”，字里行间满是怅惘。

此后，二人一同来到宋州（今河南商丘），遇到了居住于此的高适。杜甫与高适乃是旧相识，几年前在山东汶上漫游时便已结识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那时的高适，诗歌创作尚未崭露头角，事业上也毫无起色。三位年轻人在宋中一带尽情游玩，他们畅游梁园，攀登单父台，一路把酒言欢，纵声高歌，尽享青春的肆意与洒脱。

暮春时节，李白启程前往齐州（今济南），在华不注紫极宫接受授箓仪式。而杜甫因家中琐事，在洛阳稍作逗留，直至夏天才动身前往临邑，探望在那里担任主簿的弟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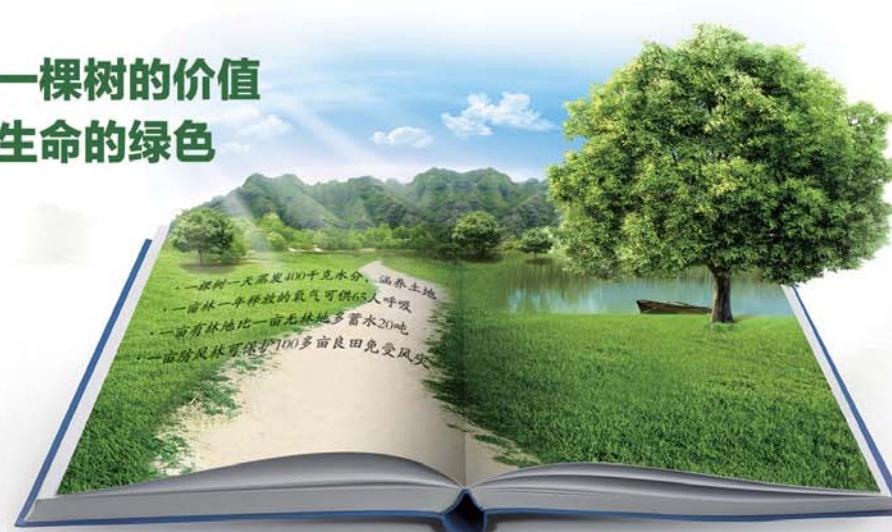
杜甫途经齐州时，受邀参加了时任济南司马李之芳在大明湖历下亭举办的宴请。时年六十多岁的大名士李邕，与杜甫是故交，听闻消息后，也专程赶来济南赴宴。宴会上，杜甫心情愉悦，灵感泉涌，即兴赋诗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，其中“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，对仗工整且意境深远，一经写出便千古流传，成为描绘济南人文底蕴的经典名句。

参加完聚会后，杜甫继续北上临邑探望弟弟。秋天，杜甫返回山东兗州，与李白再度相聚。二人在城北寻访隐士，一同醉眠秋夜，度过了一段惬意美好的时光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深秋时分，杜甫欲西归长安，李白则准备前往江东，二人在石门依依惜别。

令人唏嘘的是，李白和杜甫此次分别后，再也未能相见。也是在这次相遇之后，众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几年间，李邕被李林甫诬陷，卷入谋反案，最终被杖杀；杜甫在长安开启了长达十年漂泊求职生涯，饱尝生活的艰辛；李白前往江东漫游，后因避难隐居庐山，却不慎加入了永王李璘的造反队伍，命运急转直下；高适奔赴边疆，成为哥舒翰帐下的幕僚，凭借军功一路高升，最终坐上了节度使的位子。

杜甫的这次齐鲁之行，充满了诗意与温情，如此美好，让他终生难忘。晚年的杜甫，与家人困居在夔州，回忆起年少时这段美好的时光，仍忍不住激情澎湃，放声高歌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清狂”，往昔的欢乐与豪情跃然纸上，也让后人得以透过诗句，领略到那段岁月的独特魅力。

认识一棵树的价值
呵护生命的绿色

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